

# 登梧桐山记

□ 余捷

记忆中登梧桐山,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这次登梧桐山缘于堂哥铁军,他得空来深圳出差,跟我说说登深圳最高的山。

一个周日,虽过了小寒,但南国的冬天仍是春天般的温暖。早上8点多,铁军、我和我侄儿一行三人吃完丰盛的早餐,驱车约一个小时到达梧桐山村。梧桐山山门是典型的中式牌坊,高大巍峨,气势恢宏。上书“梧桐山”三字,鎏金行楷,苍劲有力。

我们登山,选择的是最经典的泰山涧溯溪线路。冬季是深圳的旱季,溪谷大都已经干涸,露出各式各样嶙峋怪石。走过绳索吊桥,植被茂密起来,藤蔓缠绕,榕须飘忽,树木葱茏,遮天蔽日。“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空气中弥漫着树木和泥草的芬芳,深吸一口,神清气爽,负离子爆棚。路边偶遇清澈小溪,忍不住停下脚步,双手掬起一捧山泉,美美地洗一把脸,顿时又充满了攀登的力量。

踞前行中,左前方一条细瀑跃入眼帘,瀑布沿着山壁飞流而下,如凝如练,如丝如带,水击深潭,山鸣谷应,有余音绕梁之感。愈往上,坡愈陡,路愈险,非手脚并用不能前行。我和铁军吭哧吭哧吃力地往上爬,脱了外套,湿了衣背,三步一停五步一歇,且行且休息。抬头望处,侄儿早已不见踪影。侄儿年十八,大二学生,头天晚上才回,今天拉上他一起爬山。年轻就是资本,如此险峻的山路,他却如履平地,谈笑间,把我们两位老同志不知甩了多少条街。如此攀缘而上,约莫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才走完了泰山涧,来到了公路边上,这时已是上午11点多。

再往前,经过一座水泥大桥,来到好汉坡广场。好汉坡位于梧桐山腰,是登顶大梧桐的中转站,全长约一千多米,有数千级台阶,坡度陡,强度大,鲜有人能一步不停一口

气登顶的,故名“好汉坡”。穿过人造石拱门,站在好汉坡脚下,向上望去,“好汉坡”犹如一架通天梯,直插云霄。我们被人流裹挟而上。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年轻人多,运动的人多,充满了朝气与活力。途中看到一个女孩带着一只硕大的金毛,以跑步的速度向上冲刺而去,那金毛一级一级蹦跶着,累得伸出舌头直喘粗气,听那女孩讲,金毛已伴她多次登顶梧桐山了。

我们维持着蜗行牛步,一步三摇,能歌则歌,毫不含糊。越往高处,难度越大,腰部发胀,两股颤颤,腿不能迈。铁军用上了两根登山杖,是在中途买的,一根20元。越往上走,风景也越来越好,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山海相连,花草相映,动静相宜。“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远处小梧桐顶的电视塔变成了云中的一根绣花针,视距约20公里。大地地标地王大厦、京基100以及600米高的平安金融大厦则拼命将颅长的身体挤出云端,犹如海市蜃楼一般。近处山下是浩渺的南海,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薄雾靄靄,岛屿纵横,盐田港的集装箱堆满了码头,香港的大雾山也近在咫尺。

我们一边徐徐上攀,一边欣赏美景,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爬过一段最陡的坡,我们终于登顶。远远望去,山顶横卧一巨石,石上石下人山人海。我们顾不得劳累,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巨石前,透过人群的缝隙,只见石上雕刻有“鹏城第一峰”五个红色大字,笔力瘦劲,有柳公权之风。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的感觉是一种征服的快感!是一种融入自然的洒脱!是一种睥睨天下的豪迈!

在大梧桐顶上,我们一边欣赏深圳的繁华,“摩天与鹭鸶齐飞,山海共长天一色”,一边坐在山坡石头上稍事休息,吃些自己带来的

干粮补充体力。忽然,耳边传来金属撞击般的歌声。初以为是谁带了音箱在放,一抬头,只见右边山头挤满了人,大圈小圈围了好几重。出于好奇,我走过去看看究竟。只见一支由三个小年轻组成的乐队在开演唱会,一个主唱,一个鼓手,一个调音师。主唱戴花纹面巾,着墨镜,手拿吉他,声嘶力竭,肢体扭曲,有摇滚范。看那装扮,似伊斯兰妇女,又恰似金庸、古龙笔下的蒙面侠客,给人一种另类的神秘与酷炫。

时间不早了,我们便开始下山了。刚下到第一个险要处,我看到前面一人上身全部俯在路边的攀援扶手上,整个身体侧身缓慢下移,我只能绕道从他另一边下去,当我下到下面,再看那人,发现他是一位独腿人士,他的左腿整体截肢,装了一个机械假腿。此情此景,一种强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想,独腿蹬上千米陡峭的高山,这是何等的毅力!何等的坚持!是对自然何等的向往,对生活何等的热爱。

下到好汉坡,再向左往小梧桐方向走,经过的第一个景点是“梧桐烟云”,为深圳八景之首,上有“栖霞亭”。《诗经》曰:“凤凰之性,非梧桐不栖”。《庄子·秋水》中“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梧桐树一直被历代中国人视为吉祥之物。

我们走过十里杜鹃长廊和蝴蝶谷,在豆腐头的一条山脊上,看到有一界碑,两面刻有“罗湖”“盐田”字样。沿途见到一位白发体瘦古稀老者,跟着拖鞋爬山,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还有一位扛着超20公斤重摄影装备的大叔,硕大的照相机机头他绝不是一般的发烧友,他们都是生活的热爱者。

走到山茶径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半

了,沿途茅草、芦苇很多,微风吹过,摇曳生姿。约莫走了一公里,我们来到了深圳电视塔下面。电视塔为小梧桐最高处,海拔692米。这里有“梧桐茶海”景观。茶花历代诗人咏颂很多,隋炀帝的《宴东堂》诗云:“海榴舒欲静,山樱未开飞”,陆游也留下了“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怒放树枝花”的诗句。在小梧桐广场北侧有一沟谷,叫“杜鹃谷”,位于海拔500米的地方。这里生长着有深圳“花仙子”之称的“毛棉杜鹃”。她是世界唯一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大都市中心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毛棉杜鹃花海也是北回归线以南、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上层、大都市中心原生最大规模的花海,分布面积有20余公顷之多。据介绍,每年3至4月,整个山谷毛棉杜鹃怒放,一丛丛,一片片,犹如撒落在色彩斑斓的阔叶林中的粉色珍珠。在烟云缭绕之中,如披上乳白的轻纱,远远望去好似在那缥缈的仙境里轻歌曼舞,绚丽动人。拾花径、寻香径以及花溪径蜿蜒于密林幽壑,都是观花赏韵的好去处,只是还不到那个季节,我们也只能在脑海中想象毛棉杜鹃盛开时的美艳了。

绕过电视塔,离开小梧桐广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半左右,天渐渐暗了下来,我们得赶紧下山。通往仙湖的登山道有1,300米,愈下愈陡,愈陡愈险,有的地方不敢正面往下走,只能手扶道边的扶手,面朝里,背向外,匍匐着一步一步往下挪。当我们下到一大半的时候,一幅最美的深圳夕照图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落日、晚霞、群山、东湖、暮霭中的摩天高楼,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如痴如醉。趁早不如趁巧,在登山快结束的时候,大自然给了我们最大的高潮,这无疑是我们这次登山看到的最惊艳的风景。

## 奔波养虾人

□ 谢康平

力,迫不得已,在外打工的海儿和村里大多数农民的儿子一样,子承父业,转包了四十多亩地,养起了小龙虾。

海儿的龙虾池正好和哈哥的紧紧相邻,叔侄两人平时一起给虾投料,一起捞虾,一起卖虾,一起喝酒,有的时候,俩人一起聊天,聊国家大事,聊生活琐事。

一天夜里,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夜,哈哥躺在床上,心想,这下全完了,虾池肯定水漫金山,满池的虾子也肯定全跑了。一年的希望也肯定泡汤了……

雨住了,天亮了,哈哥赶到虾池一看,他和海儿的虾池四周早已筑起了一道道高高的泥巴墙,波涛汹涌的湖面上,一个熟悉的的身影倒在水中随波逐流,哈哥连忙跳入水中,此人正是海儿,为了抢救两家几十亩的虾池,海儿不顾狂风骤雨,或许是遭雷击了,又或许是劳累过度,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海儿走了,哈哥接手了海儿的这些虾池,把海儿埋葬在这片墓地,让海儿的墓碑朝着这片虾池,日夜守望着他生前未完成的虾业。

现在在哈哥的车行至此地,突然“啪”的一声,车子轮子上好像绊上了什么,他的魂都差点吓跑了,他哪里还顾得了什么,于是,猛踩油门,飞奔而去。

到了虾池,哈哥早已吓得一身冷汗,浑身湿透了,他戴上头灯,仔细检查起车轱辘来,原来车轮上缠绕了好多菜籽梗子,不知是哪位爱占小便宜的叔伯婶娘,在墓地两旁

种的油菜籽,油菜成熟了,风一吹,雨一淋,倒在路两边,缠进车轱辘,害得我们的哈哥虚惊一场。

此时凉风习习,细雨蒙蒙,远处的湖面上,灯光若隐若现,哈哥知道,那是和他一样,早起的养虾人,已经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劳作,田野里的蛙鸣声此起彼伏,给这个寂静的夜晚注入了勃勃生机,仿佛在迎接他这个早起的客人。

哈哥换好齐腰深的水裤,拖着小船,来到一根竹竿处,他解开竹竿上的地笼绳,将地笼提了起来,并使劲往下抖动,最后把小龙虾抖集中后,再解开地笼绳另一端的系绳,他地把笼朝船舷里抖了抖,从地笼里抖出了好多东西,有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有生龙活虎的各种龙虾,有上下翻滚的鲮鱼、泥鳅,还有田螺、蚂蚱什么的,没有收几个地笼,船舱早已装不下了,他把船儿拖到岸边,用滤筛把小虾过滤掉,再把鲮鱼泥鳅,各色鱼种,分门别类,装好盖严,再次下水,如此反复,没有几个回合,竟装了满满的十大篓龙虾。

此时天已微亮,细雨还在绵绵,哈哥浑身湿漉漉的,雨水和着汗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模糊了双眼,哈哥用手一抹,发动车子,向收购点驶去。

收购点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讨价的,还价的,卖虾的,择虾的,有的拖着虾子来了又走,有的走了又来。

因为是熟人,哈哥也没有问价,任凭老板搬上搬下,老板在纸上写写画画,计算机

一番乱摺,最后老板报出了金额:2678元。

“怎么?你没搞错吧?今天十篓龙虾只卖了这么多,昨天同样多的虾子,快接近4000块!”哈哥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兄弟,没有搞错,虾子行情不好,跌得厉害……”老板有气无力地说。

“那对不起,我到别处看看,价格悬殊太大了!”哈哥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一边陪着不是,一边往车上搬着一篓篓的龙虾。

天下乌鸦一般黑!哈哥拉着满车的龙虾,兜兜转转跑了几个收购点,都像开了会一样,给出的金额都差不多,有点甚至少了一些,最后有一个老板见哈哥为人忠厚老实,勉强答应出3000块钱收他的龙虾,但实际只能付2800,老板的要求是明天要他继续到他这里来卖龙虾,明天再一起把200块钱加上一起去算账。

此刻的哈哥早已筋疲力尽,脸上不知到底是雨水、汗水、还是泪水?他接过老板递过来的一沓钞票,数都没有数,直接装进了口袋,发动了车子。

哈哥来到一个早餐店,买了二个包子,一杯豆浆,豆浆一口气吸完,包子吃了两口,觉得实在没有胃口,吃不下去,便用袋子把包子装好,丢进了虾篓,等回家再吃。哈哥正准备往回家赶,突然觉得一阵头疼脑热,心想,是不是穿了一夜的湿衣服受了风寒?得赶紧上医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现在是养虾的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于是,哈哥掉转头,一溜烟朝医院跑去,迎接他的不知又是什么一个什么结果……

## 河豚

□ 安频

因为中毒而死的人,毕竟是少数。

中国人最早吃河豚的记载出现在秦代。当时就有人被毒死。但之后的几百年里,没人有一个安全的办法去吃河豚。因此吃的人很少。到了宋朝,河豚的毒性被破解了,一时风气大盛,很多人尝试着去吃。当事人用小刀挖去河豚的腮、眼,刺掉鱼嘴,剥去皮,取出肠、肝脏、卵巢和肾等含剧毒的内脏,再把肉质紧密的河豚肉切成片状,放进清水中漂洗。一会儿后,夹起鱼片蘸些辣椒汁,放进嘴里就可以吃了。此外,还可以她成汤或炸了吃。

譬如苏东坡曾谪居常州,听说当地盛产

河豚。于是在每年的三、四月间,总要去餐馆吃一顿河豚肉。当地有一个贤士,会烹制河豚,听说苏东坡爱吃河豚,就借着请客名义来结交他。苏轼一到贤士家,他的河豚菜已经端上来了。苏轼拿起筷子就吃,吃饱喝足后,对主人说:“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

贤士听了,忍不住笑了。有美味在面前,他甘愿冒着中毒的奉献,可见河豚内的诱惑有多大。特别是河豚在四、五月间产卵时,卵巢、肝脏均含剧毒,毒性是氰酸钾的十三倍。那个时候去吃河豚,简直是去寻死。但科学家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种毒性,想法子将毒素从其体内提炼出来,用于麻醉、镇静、

治癌、戒毒等方面。据说在国际市场上,一克河豚毒素,是黄金价格的一万倍。

河豚的标签是:毒在味中,味在毒里。宋人梅尧臣云:“炮煎鱼头,人喉为锁鑊。”古人说河豚的毒“入口烂舌,入腹烂肠,无药可解”,还说“惟橄榄、木鱼、老木、芦根、乌菘草根煮汁可解”。我觉得这些中草药的药效是赶不上毒性在人体血液中扩散的速度。吃河豚中毒,一般的症状是恶心、手脚发麻,睁不开眼睛,吞咽困难,呼吸急促。不久之后,彻底丧命。我们普通人只能感叹造物主的神奇,竟能把至毒融于至鲜味中,让人欲罢不能。

**遗失声明**

▲张全忠,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大垸管理区群益巷17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监国用(2000)第10115011-1(43)号,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2.60平方米。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款的规定申请补办,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张全忠,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大垸管理区群益巷17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监国用(2000)第10115011-1(43)号,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2.60平方米。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办。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办,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5月14日

## 散文两篇

□ 胡焕平

### 月光雪

月光穿透云层,与我相遇,皎皎洁洁镶了道蓝盈盈边,连我整个人都是宝蓝宝蓝的,而月淡黄。

今夜故乡月,照见江南雪,天涯此时,幽蓝幽蓝……  
孩子们燃起隔岸焰火,点亮高挂灯笼,尽兴之后,甜香入梦。欢乐,是你永远羡慕,也无法猜透童心的理由。这时,母亲的呓语彻夜不眠,唠叨着:儿啊!几时回来?雪花簌簌划窗而过,夜猫嗷嗷追逐逐根,雪光清冷,月色幽微,蘸万家灯火划点横撇捺,枕斑斓夜色任思绪翻转。

我已打理行装,电话里嘟嘟音节,如此美妙,由小令而长调,多么和谐的平仄,月光照我,雪花伴我,漫卷诗书还故乡。娘啊!儿都已经是成家立业就的人了,您且宽怀!

雪是绝好的颜色,那化去的每一滴,都照得见人的倩影,映绿碧玉翡翠,照红明媚娇媚,梅含冷俊,雪藏高洁,月光雪、雪月光,一曲人间天上的清丽词格。

只想打磨一块纯粹浑圆璞玉,温润剔透,无棱无角,你看那天上圆月,遇冷而温润,遇热而微凉,来去不惊不宠,起落品行清冽,混沌之初、盘古神斧,除了天然之外,必定还有独到匠心,不然,一块他天顽石,何以玉臂清辉,光照九州寰宇?

江南飞雪,夜雾朦胧,有梦人怀,乘风万里,醒来,人在故乡。

人的观念因时事而改变,如果我们的生活总如理想的描述,或是,诗意停留于过往,反复迟移,那么远处,月光、雪、人,在树下,一定是冬雪融化的江南风景,也可能是春雪覆盖的故国山川。鸿雁飞来飞去,从此苦尽甘来,书写情感的真挚,彼此相思,两不相欠。

旷野天低,有树怀月,问雪,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风来时花开,雪化时泪流,今夜的故乡一片幽蓝,梦里潜行,风花雪月,诗人说:日下繁香不自持,试问,月下流艳又与谁分享?美人迟暮,马踏珠玉,雪拥蓝关,不忘春衫薄,不忘初相遇。玉树寒香,凌波微步,飞溅起白月光。

举头一轮明月,忽忆起喋喋不休慈母吟,忽忆起朝朝暮暮青丝诺……

### 曾经渴望相见

岁月流金,浮沉起伏,故乡留下些记忆,似有还无,偶然间,如花绽放,朵朵涟漪,在几番消磨之后,伴流云,随清风,与时光氤氲旧梦。

是的,那个地方就叫故乡。记得那时在故乡,最后去看你,秋叶满地落黄,天蓝盈盈,卷起的云朵儿,比棉花还白。

因为你的横梗两可,记得回家时,夜流渔火,冷月无声,我刻骨铭心。不久后,你来学校,树叶儿还绿,花儿香溢浓,我们并立如离畔竹枝,相视而笑,笑得有阴有晴,笑得各自低下了头,笑得彼此弯下了腰,笑得抚肩捶背,最后只剩下青黑。

如今,以春节的名义,举杯,祝福流年,祈愿安好以至永恒,也期盼年里我们能够相见。醇香米酒与元宵焰火,点燃点亮青春仍存的迷离,灵光时隐时现,可惜,还是无法抚慰美好之后的失落。层层纠结乡愁,仍然搁置在茫茫人生情怀。

曾经渴望相见,谁料想,挥手一别,搁置为纸短情长,彼此无从再续前缘。云深处,擦肩匆匆,空留下浮光掠影。哪怕是惊鸿一瞥,早已不在你我的寻寻觅觅之中。

电光石火,三十年后依旧奢望。江南泛起六角小楫,杨柳轻浮流光心念,都只为年里与你相见。兰陵美酒,云海苍茫,时光书写着阔别,传唱亘古流传的故事,吟哦多情靓丽的诗篇。长空皓月,呼酒轻叹,只一句:相见不如怀念。

漫长等待,蛊惑了银汉迢迢永隔魔咒。假如、假如有那么一天相遇,又何从滴滴清泪,回复彼此竹马当初。又如何微笑如酒,面对今天远运行归来,青梅依旧,再度重逢的我们。

欲语还休,银丝白发……曾经渴望相见,你是我云里故乡,我是你梦中归人。绵绵情义,携了流光,相约槐花树下,喁喁细语,相依漫步堤坝沙滩。三五成群蜂儿,小狗耍欢嫩黄,不知不觉蝴蝶蝶沾染花衣,青云打湿语言。相逢何必曾相识!

假如你我不曾相遇,生活又会赐予怎样的一副模样?我怀疑生活的苟且,怀疑那一阙断垣残壁的真情,城南春波又绿,陌上草木已森,斜阳画角,梨花清影,又怎奈何得了岁月相思!只因缘浅,只得转身。哪一节是开头,哪一段是结局,预想的情节早成了神话里传说的情深。悲欢聚散,离合合,相见不如怀念!

别是一把相思乡愁年纪,结果都被岁月改写,覆水难收。花香鸟语,今年又开了新局,就忘了你我曾经的相遇。存留岁月深处那份美好。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摩挲岁月,彼此不必握手,彼此不说再见,面向各自静好人生,珍惜,尊重。

## 洋糖发糕

□ 束继敏

“卖洋糖发糕,五分钱一块,又香又甜,快来买……”这句熟悉而远去吆喝声时常在我耳边萦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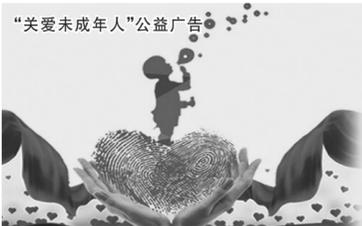
我曾依稀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当“卖洋糖发糕,五分钱一块,又香又甜,快来买……”这阵清脆的吆喝声由远而近时,天真灿烂,无忧无虑的我便拉扯着父亲的衣角往街上奔。卖发糕的是供销社合作商店的一位女营业员,我亲切叫她“发糕阿姨”。她用筲箕端着刚出笼的发糕一边吆喝,一边扮出一副好吃的样子,招惹得行人嘴馋。我有时饿得跑去假意买发糕,那又稚嫩的小手总希望能碰一碰发糕,好让手上沾点发糕味道往口里舔,品尝着那扑鼻的香味。父亲每每瞧见我副馋相,虽手中没有多余的钱,但从不舍蓄,还是会掏出1角钱、2角钱买上几块发糕让我饱口福。

有一天下,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放学回家路上,将“发糕阿姨”团团围住,想拿发糕吃,这阵势可把她急愣了。这一幕刚好被教书归来的父亲看见,他掏出两元钱买了四十块发糕。这下可把我乐坏了,慌不择食拿起一块吞起来,并向小伙伴们炫耀着。当我将一块发糕还没有吃完时,父亲便将发糕发给小伙伴们,你三个、他四个……顿时,我气得倒地哇哇大哭,稚气的哭声里流露出几分恨意,恨父亲不该把我的美食给大家分享。

弹指一挥间,我已年过半百,已为人夫、为人父。我每次回老家总爱在集市上搜寻着买洋糖发糕的吆喝声,但这声音伴随着供销社的改制而远逝。现在我回想起来,那时的洋糖发糕味道也没有什么特别,仅仅是筛过的碎米用水浸泡半天左右时间,然后用石磨磨成细粉拌少许酵母和糖精,放在锅里用竹制的蒸笼蒸,蒸熟出笼时每块上面用筷子点一个红点便可上街出售。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吃起来,一点也不比现在孩子们吃的洋零食逊色。

我不是馋那洋糖发糕,只是怀念那段岁月,思念儿时朋友,珍惜今天美好生活,努力奋斗。

**“关爱未成年人”公益广告**



# 关爱未成年人 关注祖国未来

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